



劍氣四溢



美國
蕭逸著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三十三）

剑气四溢

「美国」萧逸



作者(左)与张永生先生合影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荷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责任编辑: 邓积仓

封面设计: 永生

电脑制作: 许荣

中国●西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姿多彩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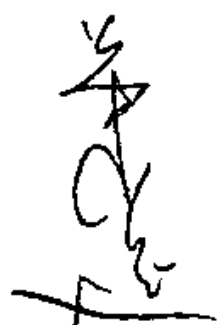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章 天地虽大身无立锥之地

人生的际遇——

一如无根的浮萍，一生中随处飘泊，虚度光阴，到头来一事无成。失意、寂寞和无声的叹息，随着无情的岁月消逝无踪！

一如是汪洋中的一叶孤舟，浩瀚的大海，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波涛汹涌，当你身处逆境时，成与败，幸与不幸，全凭你是否有着坚强的意志和毅力。有志者，从此攀登上金银岛，过着神仙般的生活。反之，身沉海底，天人永隔！

童无忌生不逢时，命途多舛，幼遭家门不幸，祸延上身。为了逃避仇人的追杀，以及日后为报亲仇，他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，经历了无数次的灾难，尝尽了人间的辛酸。然而他不恢心，不犹豫，跌倒了又爬起来，全凭一片孝志，不除仇敌，誓不为人！

所谓：“皇天不负苦心人！”日后他不但报了大仇，而且还获得美人的芳心，重振破碎的家园，从此过着宁静甜蜜的生活！

夜幕低垂，盈天的黄沙，淹没到马脰，扬鬃射尾，腾纵如飞，青鬃骏马，驰骋于荒凉辽阔的沙漠里，荡起遮天蔽日的滚滚黄尘，使怪柳梢头的弯弯眉月，黯然失色。

在长城下面，有几座固定型的蒙古包，住着疏疏落落的几

户人家。

这时，在远处，忽见二条灰影，在慢慢地蠕动着，在灰濛的夜色中，分不出是男？是女？是老？是小？

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足足过了盞茶时辰，总算可分辨出来人了。在漫天风沙的路上，来人是一中年妇女和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孩。

只见那小男孩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一双大眼睛，黑白分明、五官均生得很端正，一副人见人爱的模样。

而少年半背半扶着中年妇女，缓步而行。只见她青布裹头，脸容憔悴，但仍不失气质高贵的美人胚子。当她见到长城下住有人家，好似遇到了救星一般，手抚摸着爱子的头，展露出苦涩的笑容，道：“孩子！前面有住户人家，你不妨向那几户好心人家，求乞得一壶半饭的水和食物，然后逃出大漠！”

人生不如意的事，总是常占十之八九，他们母子俩好不容易逃离虎口，但命运之神，并未能眷顾这对苦命人！

所谓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！”中年妇人那张原本憔悴的脸儿，此时变得更腊黄，更苍白了，有气无力地伸出那只干枯而带颤抖的手，向小孩挥了挥地道：“忌儿！妈恐怕不行了，血仇家恨，你要牢记在心，天涯海角去寻找你的仇人，童氏一门全靠你了，……”

或许是油尽灯枯吧！只见中年妇人的话，尚未说完，即头一歪，闭目与世长辞了。

戈壁——满洲语称沙漠为戈壁。

戈壁大沙漠是在蒙古，东到兴安岭西麓，西至天山东麓，又称瀚海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；
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南北山头多墓田，
清明祭扫各纷然；
纸灰飞作白蝴蝶，
泪血染成红杜鹃。

童无忌，抱着死去的亲娘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喃喃地道：“阿娘！忌儿求求你，求你不要死，忌儿需要你，盼你陪忌儿一起去找我们的仇人，为什么就这样悄悄地离开我？要死！忌儿愿同娘一起死！永远陪伴着你，而你为什么丢下忌儿，一人走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母子连心，锥心之痛！但，童无忌是个倔强的孩子，虽面临着生死大难，但他仍不忘将母亲尸身料理好。他在沙漠中，用双手挖掘了一个深坑，然后，恭敬地、小心地、慢慢地将母亲埋好，行跪地三拜九叩之大礼后，再向四周察看了一遍，默记着阿娘埋骨之所。

此时，童无忌肝肠寸断，泪眼模糊，一步一回头，走向人生坎坷的道路！

娘临终时告诉他，叫自己尽速离开大漠，于是埋首急行。

蓦地——

他惊惶中抬头打量！

啊！两匹怒马，由远处狂奔而来，路上扬起了漫天黄沙。

此时两匹怒马无异是天降救星，可是，当他看清马上人之后，顿时把满腔热望化为乌有。

第一匹马上，驮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，一身白衣，拦腰扎一条血红的丝带，满面横肉，不住发出刺耳的狞笑。

坐在第二匹马上的，是个年约半百的老头，皱纹堆叠的老脸上布满了黄沙，就像凹凸不平的地面，落上一层黄霜，那对眼神，寒意彻骨。

马临切近，老头儿突然阴恻恻地一笑道：“人道八斗先生腹蕴玄机，看来还是逃不出帮主掌握，韩七，快把那小狗拿下！”

那大汉回应一声，陡然间抛鞍脱蹬，身形飞起八尺，一招“苍鹰搏兔”，径往那童无忌扑去。

不知天高地厚的童无忌，竟然怒喝一声，抓起了两把黄沙，猛向大汉打去。

这举动实在大出意外，大汉虽然一身武功，但在猝不及防之下，也被洒得满头满脸。

大汉两眼凶光四射，咬牙切齿地怒喝一声：“小狗找死！”

双掌一扬，暗用九成真力，轰然一声，就向童无忌打到。

童无忌身无半点武功，大汉虽非了不起的高手，但若一掌落实，也要把他打得骨断筋折，暴尸当场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那老头怒喝一声：“韩七！你敢不遵帮主法谕？”

大汉一闻此言，顿时心头一顿，将击出的九成真力，硬生生收回七成。

可是，就这残余的两成真力，童无忌仍旧承当不起，只听哇呀一声，被震得飞出两丈开外，顿时失去了知觉。

暴风雨过去，大漠里又恢复了沉静！

夜深了！

淡月疏星，冷风萧飒，昏黄的月色下，传来阵阵微弱的呻吟！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那可怜的孩子，终于由昏迷中苏醒

过来！

他发现自己睡在一座小小的沙丘上，四周静悄悄的，那两个凶神恶煞的人没有了！

他小小的心灵中，燃起了一股复仇的怒火，他要报仇，他要杀尽那迫使自己离家的坏人，他要……

小脸上露出一丝杀气，微微一声冷哼，强忍着满身痛楚，支撑着站起了身形。

突然，他发现身体在不停地颠，就像骑在马背上一般。

怪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禁凝神仔细地打量！

啊！他看到了一件奇事，他看到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奇事。

四周的黄沙，像江水般向东急流，自己坐在一块径丈方圆的沙丘上，而此时这沙丘，正像一叶小舟般在水面上飘浮！

这种不可思议的奇事，谁见了都会称奇？

可是，童无忌在微微一愣之后，陡然想起爸爸以前常说的故事：

“沙漠中有一种流沙，就像陆地上的河流一样，可是流沙之中鹅毛不浮，人畜遇上之后，转瞬便没入流沙之中，活活闷死！”

对！这就是流沙！

可是，这沙丘为什么不沉呢？

就在他沉思不解之际，突然间，耳畔传来一阵呱呱怪叫，转眼一看，啊！沙丘下伸出一只斗大的怪头！两只拳头大的眼睛，红光闪闪，就像是两盏明灯。

这是什么？难道……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沙龟？思量中再仔细一瞧，可不是，沙丘的四周，伸出四只巨爪，正像巨桨一般，在不停地划沙疾行。

他这才知道，先前被大汉那一掌震飞之后，便即落入流沙之中，照说早该沉入沙下，可是巧不巧地落在这只巨大的沙龟

背上，这才侥幸逃得一命！

可是，现在已成骑虎难下，难道还能永远呆在龟背上不成。他左思右想，也找不出脱身之计，心中焦急万分。

月亮落下去了！

满天的繁星，渐渐在天际消逝！

一丝晨光，从遥远的天边升起，晨风吹拂，朝霞满天，沙漠中的黎明，有一种神秘的色彩。

在初升的朝阳下，童无忌发现四周的情况，已经与前大不相同。

这只巨大的沙龟，不知何时，已爬出了那道滚滚流沙，此时正在嵯峨嶙峋的乱石之间驰行，四足挥舞，霍霍生风，这样庞然大物，行动时竟然快逾奔马。

他知道这种沙龟凶猛无比，因此紧伏龟背，一任它振足飞驰，不敢稍动。

如此一连两个时辰，已来至一处波光潋滟的池边，水池方圆数十亩，四周长满了不知名的淡黄蔓草，正西方有块晶莹如玉的巨石，而这只沙龟就在巨石后十多丈外停下。

他悄悄地由龟背上溜下。

微风吹拂，池水中泛起阵阵涟漪，水面下金光闪闪，似乎有千万游鱼，在冲波赶浪，往来追逐。

他虽然连遭惨变，悲苦万分，但此时此地，突然发现这一泓池水，那一股兴奋之情，仍旧无法压抑。

只见他偷偷地绕到池边，蹲下身形，正待伸手捧水，痛饮一番。不知怎地，就在两手刚刚触及水面之时，顿时面色陡变，向后连退数步。

原来池中闪闪金光，并非游鱼，乃是成千累万的金色小蛇，此时正万头攒动，红信吞吐，不时发出嘘嘘怪啸，端的狞恶无

比。

童无忌哪见过这种场面，一时间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出声不得。

事实上幸亏他未曾出声，若非如此，恐怕早已身受那万蛇钻心之苦了。

童无忌虽然胆大，至此也不敢再事逗留，身形一转，就大踏步向西而去。

突然，一阵怪异无比的幽香送入鼻端，使得他情不自禁地停下身形。

略一审视，就知这不可名状的香风，乃是由那块晶莹的巨石上飘来，就在那大石顶端，生着一株尺多高的小草，一茎三叶，奇清绝秀，随风飘洒之际，幽香四溢。

那叶片颇似兰花，但却一红似火，三条金线，由叶尖直达叶柄，显得颇为悦目。当中一茎挺拔，就在茎梢生着一枚大如龙眼的青果，风送幽香，沁人心脾。

几日来饥渴劳累，思饮一滴清泉而不可得，现在一眼看到这芳香四溢的异果奇葩，哪还不馋涎欲滴，食欲大动。

童无忌不遑多想，一迈步，就向那大石走去！

可是，当他看到那只巨大的沙龟之后，不由悚然一惊，这庞然大物，此时正双目圆睁，如醉如痴地紧盯着那枚果实。

童无忌一时之间，真不知如何下手，谁知就在此时，远处突然发现两条人影，快如飘风般电射而来，他连忙仆身在乱石之中隐住身形。

领前之人，是个五短身材的老者，后头跟着一个身着黑衣，四十来岁的壮汉，二人来至池边，日光向四周一扫，黑衣大汉陡然冷哼一声：“江湖传言‘落魄池’危机四伏，有去无回，依我钱多看来，也无甚出奇之处，不过那‘金线血兰’，是否

.....”

他正在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，谁知言犹未毕，陡见池水翻腾，波光连响，百十点金星，如同群蜂出巢一般，全向他电射而来。

原来池中金蛇，俱都天生盲目，不过听觉异常灵敏，一闻人言兽吼，便射出水面，群起而噬。

那大汉未料及此，顿时被两条金蛇钻入口中，其余的也都叮满全身，吸血吮脂，怪叫，厥状惨不忍睹。

似此情形纵是铜浇铁铸之人，也无法忍受这般惨痛，只见他满地乱滚，哀号不绝。

无奈号叫愈烈，来蛇愈多，不消盏茶时分，已经只剩下一堆白骨，群蛇饱餐之后，这才昂首吐信，缓缓向池中游去。

童无忌只看得心惊胆颤，冷汗淋淋。可是，那与大汉同来的矮瘦老者，不但在一旁袖手旁观，反而出乎意外地面露得色。

只见他用那双鼠眼，向四周细一打量，便即小心翼翼地向池边走去。

他已经知道池中金蛇皆能闻声噬人，是以行动之际，脚步轻悄无比。

谁知他行约数步，突然双眉紧皱，满面俱是痛苦之色。

原来他此时正踏入一片蔓草之中，那片蔓草，细如毛发，色呈淡金，原本像地毯一般，平铺地面。

熟料一经发觉有人踏入之后，顿时无风自起，如同活蛇相似，将那人一只左脚紧紧缠住。

那瘦小老者，虽然用力挣扎，仍旧无法脱身，只见他眉头一皱，反手摘下背上长剑，猛向足下蔓草斩去。

可是，那看来毫不起眼的如丝乱草，竟然柔韧无比，不但未被斩断，反而如同钢针一般，硬生生扎入肌肤之中。

只痛得他面色铁青，双睛外努，额角上更是冷汗淋淋，但因畏惧池中金蛇，仍旧不敢吭出声来。

终于，他猛咬牙根，剑锋一偏，咔嚓一声，硬把那只左足斩下，踉踉跄跄地退出十丈开外。

童无忌双手掩目，不敢再看，等到他心神安静，再次睁开眼睛来时，那矮瘦老人已经渺无踪影，斩断的那只左足，早已化成了一汪黄水，慢慢地渗入地面，乱草间，仅余下一堆紫黑色的枯骨。

童无忌看在眼里，不由心旌摇摇，暗叫侥幸。

火伞高照，流金灼石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渴燥——

池中布满恶毒金蛇的水，能喝吗？不能！

要解决眼前的饥渴，只有大石上那株小草的果实。

现在，那果实已经渐渐地变得红润了，一阵阵诱人的幽香，令人饥肠雷鸣，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。

可是，那头巨大的沙龟，正在一瞬不瞬地紧盯着它，自己怎么下手呢！

啊！糟啦！那沙龟撑起了身形，飞快地向前移动几步，那颗斗大的脑袋猛伸，大口一张……

就在那饕餮的沙龟，张开巨吻，想将那小草连根吞下之际，突然，长空里传来一阵悠悠鹰啼，一块淡黄云影，快如奔马般当头罩下。

霎时间巨风暴起，鹰鸣龟叫中，只见拳头大的石子，均被卷得凌空飞舞，血肉四溅，毛羽飘零。

原来那片黄云，乃是一只翼展八尺的金鹰，铁羽钢翎，喙坚爪利，顾盼生姿，威猛无俦。

大约双方均为这石上小草而来，一触之下，金鹰被击下十多片毛羽，而那只庞大的沙龟，头颈间也被抓开一条巨口，顿